

子部

隋唐笔记

四库家藏

綱領

曰思無邪
也。謝語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也。○

封氏闻见记

酉阳杂俎

云溪友议

潜虚录(外八种)



总 目 录

- 一 封氏闻见记 1
- 二 酉阳杂俎 55
- 三 云溪友议 269
- 四 大业拾遗记 329
- 五 谐谑录 337
- 六 安禄山事迹 347
- 七 次柳氏旧闻 377
- 八 大唐创业起居注 385



目 录

【卷第一】

道教 1

儒教 1

【卷第二】

文字 3

典籍 4

石经 6

声韵 6

【卷第三】

贡举 8

制科 9

铨曹(不全) 10

风宪(阙) 12

【卷第四】

尊号 13

运次 13

降诞 14

金鸡 14

露布 15

子部

隋唐笔记

封氏闻见记

○目录



| | |
|----|----|
| 甌使 | 15 |
| 定盞 | 16 |
| 明堂 | 17 |
| 武監 | 17 |
| 漳溪 | 18 |

【卷第五】

| | |
|----|----|
| 鹵簿 | 19 |
| 公牙 | 19 |
| 官銜 | 20 |
| 頌德 | 20 |
| 壁记 | 20 |
| 豹直 | 21 |
| 烧尾 | 21 |
| 花烛 | 22 |
| 第宅 | 22 |
| 巾幘 | 23 |
| 图画 | 23 |
| 长啸 | 24 |

【卷第六】

| | |
|----|----|
| 饮茶 | 26 |
| 打球 | 27 |
| 拔河 | 27 |
| 绳妓 | 28 |
| 石志 | 28 |
| 碑碣 | 29 |
| 羊虎 | 29 |



纸钱 30

道祭 31

忌日 31

【卷第七】

视物远近(缺) 33

海潮(缺) 33

北方白虹(缺) 33

西风则雨(缺) 33

松柏西向(缺) 33

蜀无兔鸽 33

月桂子 34

石鼓(缺) 35

弦歌驿(缺) 35

高唐馆 35

温汤 35

【卷第八】

历山 36

二朱山 36

绎山 37

姜里城 37

文宣王庙树 38

孟尝饒 38

佛图澄姓 39

巨骨 39

大鱼腮 39

窃虫 40



- 霹雳 40
鱼龙畏铁 40

【卷第九】

- 刚正 42
淳信 42
端恣 42
贞介 43
奢澇 43
抗直 43
忠鯁 43
诚节 44
任使 44
礼遗 44
迂善 45
惠化 45
推让 45
奇政 46
掩恶 46
解纷 46
陵压 46
除蠹 47

【卷第十】

- 务尚 48
讽切 48
欢狎 48
祛吝 49



| | |
|----|----|
| 修复 | 49 |
| 赞成 | 49 |
| 讨论 | 50 |
| 颖悟 | 50 |
| 敏速 | 50 |
| 避忌 | 51 |
| 戏论 | 51 |
| 失误 | 51 |
| 谬识 | 52 |
| 查谈 | 52 |
| 嘲玩 | 52 |
| 惭悚 | 53 |
| 狂谑 | 53 |
| 侮谑 | 53 |

并目录与跋,共计六十四番,内七卷空五叶,未审能得全本补其阙略否也。

青归榭藏本

原本正德戊辰岁秋八月十一日录

子部

隋唐笔记

封氏闻见记

○目录



卷 第 一

道 教

本自黄帝，至老君祖述其言，故称为黄老之学。战国时，圉寇、蒙庄之徒，著书咸以黄老为宗师。圉寇《天瑞篇》引黄帝之书曰：“谷神不死，是为元牝。元牝之门，是为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此章黄帝之言而存五千之内，则老氏所书同出已明矣。其后学道、学儒、学墨诸家，分明各为一教。汉武帝进用儒术，黄老由是见废。后汉桓帝梦见老子诏陈相孔寿，立庙于苦县，刻石为铭。今（一本作太）亳州真源县即古楚县赖乡也，汉时属陈国。郭缘生《述征记》云：老子庙中有九井，汲一井，八井皆动。即其地也。国朝以李氏出自老君，故崇道教。高祖武德三年，晋州人吉善行于羊角山，见白衣老父呼善行，谓曰：“为我语唐天子：‘吾是老君，即汝祖也。今年无贼，天下太平。’”高祖即遣使致祭，立庙于其地，遂改浮山县为神山（一作神仙）县，拜善行为朝散大夫。高宗乾封元年，还自岱岳，过真源县，诣老君庙，追尊为玄元皇帝。玄宗开元二十一年，亲注老子《道德经》，令学者习之。二十九年，两京及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京师号玄元宫，诸州号紫极宫。寻改西京玄元宫为太清宫，东京玄元宫为（缺二字）宫（以下缺）。

儒 教

（缺一行）□□□□□□□□□□□□□□复以诸生多不精励，遂废州县学，京师惟留国子生七十二人。炀帝即位，复兴教诱。国朝以来，州县皆有博士，县则州补，州则吏曹授焉。然博士无吏职，惟主教授，



多以醇儒处之。衣冠俊乂(一作俊人),耻居此任。玄宗时,两京国学有明经进士,州县之学绝无举人。于是敕停乡贡,一切令补学生,然后得举。无何,中原有事,乃复为乡贡。州县博士、学生,惟二仲释奠行礼而已。今上登极,思宏教本。吏部尚书颜真卿奏请改诸州博士为文学,品秩在参军之上。其中下州学,一事已上并同上州。每令与司功参军同试贡举,并四季同巡县,点检学生,课其事业。博士之为文学,自此始也。流俗妇人,多于孔庙祈子,殊为褻慢,有露形登夫子之榻者。后魏孝文诏,孔子庙不听妇人合杂祈非望之福。然则聋俗所为,有自来矣。



卷 第 二

文 字

黄帝史官仓颉，观鸟兽之迹以作文字：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形声相益，则谓之字。著于竹帛，而文史凡九千字，所谓古文者也。古有六体：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声（一作谐声），江、河是也。四曰会意，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老、考是也。六曰假借，令、长是也。推此六体，文字大端可得而见矣。《周礼·保氏》教国子以六书，即其事焉。至周宣王时，太史史籀更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然不外六书之指。大篆、小篆，亦名籀书，与古文并行。春秋之时，孔子之书六经，皆古文也。

其后，诸侯不统于王，车途异轨，文字异制。秦氏既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又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依傍大篆，或加省约，谓之小篆。于时狱官事繁，篆书不给。御史程邈有罪，系云阳狱中，变篆为隶，以从简易。始皇善而用焉。故秦时书有八体：一曰大篆，史籀所作也。二曰小篆，李斯、赵高、胡毋敬所作也。大小二篆，皆简策所用。三曰刻符，施于符传。四曰摹印，亦曰缪篆，施于印玺。五曰虫书，为虫鸟之形，施于幡信。六曰署书，门题所用。七曰殳书，铭于戈戟。八曰隶书，施于公府。皆因事出变而立名者也。善长注《水经》云：临淄人发古墓，得铜棺，前和外隐起为隶字，言“齐太公六代孙胡公之棺”，惟三字是古，余同今书。故知隶书非始于秦氏也。按此书隶在春秋之前，但诸国或用或不用。程邈观其省易，有便于时，故修改而献，非创造也。



汉兴，多因秦制，通行隶书，古文由是散逸。古者，十年人小学者，计十七能讽书九千字，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郡太守课最者以为书史。平帝时，征沛人爰礼等，说文字于未央庭中，黄门侍郎扬雄采以作《训纂篇》，并前《仓颉》等十四篇，五千三百四十字。王莽居摄，大司空甄丰等取四篇，校定文字，颇改古文，别为六体。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古文之异者也。三曰篆书，即小篆也。四曰佐书，即隶书也。五曰缪书，所以摹印也。六曰鸟虫，以书幡信也。后汉和帝时，始获七千三百八十四字。安帝时，许慎特加搜采，九千之文始备，著为《说文》。凡五百四十部，皆从古为证，备论字体，详举音训。其鄙俗所传，涉于妄者，皆许氏之所不取，故《说文》至今为字学之宗。

魏时，有李登者，撰《声类》十卷，凡一万一千五百二十字，以五声命字，不立诸部。晋有吕忱，更按群典，搜求异字，复撰《字林》七卷，亦五百四十部，凡一万二千八百二十四字，诸部皆依《说文》。《说文》所无者，是忱所益。后魏杨承庆者，复撰《字统》二十卷，凡一万三千七百三十四字，亦凭《说文》为本。其论字体，时复有异。梁朝顾野王撰《玉篇》三十卷，凡一万六千九百一十七字。此复有《埤苍》《广苍》《字指》《字诂》《字苑》《字训》《文字志》《文字谱》之类，互相祖述，名目渐多。汉代又有草书。故自仓颉至于汉代，书凡五变，所谓古文、大篆、小篆、隶书、草书是也。南齐萧子良撰古文之书五十二种，鹄头、蚊脚、悬针、垂露、龙爪、仙人、芝英、倒薤、蛇书、虫书、偃波、飞白之属，皆状其体势而为之名。虽义涉浮浅，亦书家之前流也。近代小篆、八分、草书、行书等，并见施用，余多不行。

典 籍

汉承秦灭学，武帝开献书之路，置写书之官。由是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成帝时，秘藏颇有亡散，乃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

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监李柱国校方技。哀帝使向子歆嗣父之业，歆遂总会群篇，著为《七略》，大凡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王莽之末，又被焚烧。光武迁洛阳，所载经传二千余辆。明帝尤重儒术，尔后撰录三倍于前。董卓移都之际，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册文章，竟共剖散，图书缣帛，军人以为帷囊。及王允收而西者，才七十余乘。道路艰远，复弃其半。长安之乱，一时焚荡。魏氏采掇亡书，藏三阁。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簿，秘书荀勖分经、史、子、集为四部，甲、乙、丙、丁之目，大凡九千九百四十五卷。惠怀之末，靡有孑遗。西晋著作郎李充以勖旧部校之，在者但有三千一十四卷。其后，中朝遗书稍流江左。宋元帝八年，秘书监谢灵运造四部目，凡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元徽初，秘书丞王俭又造目录万五千七十四卷。俭又别撰《七志》，有《经典志》《诸子志》《文翰志》《军书志》《阴阳志》《术艺志》《图谱志》。齐永明中，秘书丞王亮又造书目万八千一十卷。齐末，兵火延烧秘阁。梁初，命秘书监任昉于文德殿内集藏众书，二万三千一百六卷。普通中，阮孝绪更为《七录》，有《典录》《记传录》《子录》《文集录》《技术录》《佛录》《道录》。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殿书及公私经籍，归于江陵，大凡十余万卷。周师入郢，并自焚之。宋武入关，收其图籍，才四千卷。赤字赤纸，其字古拙。魏孝文始都洛邑，借书于齐秘府，稍仅充实。尔朱之乱，散落复多。北齐迁鄴，颇更搜聚。后周定目，书止八千，其后增至万卷。周武平齐，先封书府，所加旧字，仅至五千。隋开皇三年，秘书监牛宏表请分遣使搜访异本，每书一卷，赏缣一匹，校写既定，本还其主。由是人间异书，往往间出。及平陈后，经籍渐多。炀帝限写五十副本，分为三品，于东都观文殿东西廊屋列以贮之。大唐武德五年，克平隋郑公，尽收图书。命司农少卿宋遵贵载之以船，溯河西上行，经底柱，多被湮没，十存一二。其目录四部书，大凡八万六千九百六十六卷。除凶（一作亡）书及删去浅俗无益教理者，见在三万六千七百八卷，著在《隋书·经籍志》。自后，卷秩颇增。开元中，定四部目录，大凡五万八百五十卷。此自汉以来典籍之大数也。

石 经

后汉明帝时，公卿言五经驳异，请开吕不韦冢，是未焚《诗》《书》前本。论者以为古（缺）神武作相，自洛阳运之于邺，至河阳，岸没水，其得至邺者不盈其半。隋开皇六年，又自邺载入长安，置于秘书内省，议欲补葺。隋乱，造立之司用为柱础。贞观初，魏征为秘书监，始收聚之，十不存一。其相承传拓（一作秘）之本，犹存秘府，而石经自此亡矣。天宝中，予在太学，与博士诸生共论经籍失正，为欲建议，请立大唐石经。迁延未发而蕃寇海内，文儒道消。至今四十六年，兵革未息。呜呼，石经之事亦俟河之清也！

声 韵

周颙好为体语，因此切字皆有纽。纽有平上去入之异。永明中，沈约文词精拔，盛解音律，遂撰《四声谱》《文章八病》，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以为自灵均以来，此秘未睹。时王融、刘绘、范云之徒，皆称才子，慕而扇之。由是远近文学，转相祖述，而声韵之道大行。以古之为诗，取其宣道情致，激扬政化，但含徵韵商，意非切急，故能包含元气骨体大全。《诗》《骚》以降是也。自声病之兴，动有拘制，文章之体格坏矣。隋朝陆法言与颜、魏诸公，定南北音，撰为《切韵》，凡一万二千一百五十八字，以为文楷式。而先、仙、删、山之类，分为别韵。属文之士，共苦其苛细。国初，许敬宗等详议，以其韵窄，奏合而用之，法言所谓“欲广文路，自可清浊皆通”者也。尔后，有孙愐之徒，更以字书中闲字酿于《切韵》。殊不知为文之匪，要是陆之略也。天宝末，平原太守颜真卿撰《韵海镜源》二百卷，未毕，属蕃寇凭陵。拔身济河，遗失五十余卷。广德中，为湖州刺史，重加补葺，更于正经之外，加入子、史、释、道诸书，撰成三百六十卷。其书于陆法言《切韵》外，增出一万四千



七百六十一字。先起《说文》为篆字，次作今文隶字，仍具别体为证，然后注以诸家字书。解释既毕，征九经，两字以上，取其句末字编入本韵。爰及诸书皆仿此，自有声韵以来，其撰述该备，未有如颜公此书也。大历二年，入为刑部尚书，诣银台门，进上之。奉敕宣付秘阁，赐绢五百匹。

子部

隋
唐
笔记

封
氏
闻
见
记

○卷第二

卷 第 三

贡 举

国初，明经取通两经，先帖文，乃按章疏试墨策十道。秀才试方略策三道，进士试时务策五道。考功员外，职当考试。其后，举人惮于方略之科，为秀才者殆绝，而多趋明经进士。贞观二十年，王师旦为员外郎。冀州进士张昌龄、王瑾并文词俊楚，声振京邑。师旦考其文策，为下等，举朝不知所以。及奏等，太宗怪无昌龄等名，问师旦。师旦曰：“此辈诚有词华，然其体轻薄，文章浮艳，必不成令器。臣惧之，恐后生仿效，有变陛下风俗。”上深然之。后昌龄为长安尉，坐赃罪解官；而王瑾亦无所成。高宗时，进士难其选。龙翔中，敕左史董思恭与考功员外郎权原崇同试贡举。思恭吴士，轻脱，泄进士问目，三司推，赃污狼藉。后于西堂朝次告变，免死除名，流梧州。开耀元年，员外郎刘思立以进士准试时务策，恐伤肤浅，请加试杂文两道，并帖小经。玄宗时，士子殷盛，每岁进士到省者常不减千余人。在馆诸生，更相造诣，互结朋党，以相渔夺，号之为“棚”。推声望者为棚头，权门贵盛，无不走也。以此荧惑主司视听，其不第者率多喧讼，考功不能御。开元二十四年冬，遂移贡举属于礼部侍郎姚英（一作奕），颇振纲纪焉。其后，明经停墨策，试口义（一作议）并时务策三道，进士改帖六经，加论语。自是，举司多有齜牙孤绝倒拔筑注之目，文士多于经不精，至有白首举场者。故进士以帖经为大。天宝初，达奚珣、李严相次知贡举。进士文名高而帖落者，时谓“试时”，放过谓之“赎帖”。十一年，杨国忠初知选事。进士孙季卿曾谒国忠，言礼部帖经之弊大，举人有实才者，帖经既落，不得试文。若先试杂文，然后帖经，则无余才矣。国忠然之。无何，有

敕进士先试，帖进仍前后开一行。是岁，收人有倍常岁。又，旧例试杂文者，一诗一赋，或兼试颂论，而题目多为隐僻。策问五道，旧例三通：为时务策一通，为商一通，为征事近者。商略之中，或有异同，大抵非精博通赡之才，难以应乎兹选矣。故当代以进士登科为“登龙门”，解褐多拜清紫，十数年间拟迹庙堂。轻薄者语曰：“及第进士俯视中黄郎；落第进士揖蒲华长马。”又云：“进士初擢第，头上七尺焰光。”好事者纪其姓名，自神龙以来，迄于兹日，名曰《进士登科记》。亦所以昭示前良，发起后进也。余初擢第，太学诸人共书余姓名于旧纪末。进士张缙，汉阳王柬之曾孙也。时初落第，两手奉《登科记》，顶戴之，曰：“此千佛名经也！”其企羨如此。李右相在庙堂，进士王如泚者，妻公女，以伎术供奉。玄宗欲与改官，拜谢而请曰：“臣女婿王如泚见应进士举，伏望圣恩回换与一及第。”上许之，付礼部宜与及第。侍郎李暉以谄谀执政，左相曰：“如泚文章堪及第否？”暉曰：“与亦得，不与亦得。”左相曰：“若尔，未可与之。明经进士，国家取才之地。若圣恩优异，差可与官。今以及第与之，将何以观？”林甫即自闻奏取旨。如泚宾朋宴贺，车马盈门，忽中书下牒礼部：“王如泚可依例考试。”闻者愕然失错矣。宝应二年，杨綰为礼部侍郎，奏举人不先德行，率多浮薄，请依乡举里选。于是诏天下举秀才、孝廉而考试。章条渐加繁密，至于升进德行未之能也。其于应此科者益少，遂罢之，复为明经进士。

制 科

国朝于常举取人之外，又有制科，搜扬拔擢，名目甚众。则天广收才彦，起家或拜中书舍人员外郎，次拾遗补阙。玄宗御极，特加精选，下无滞才。然制举出身名望虽高，犹居进士之下。宦途之士，自进士而历清贯（一作贵），有八俊者：一曰进士出身制策不入；二曰校书正字不入；三曰畿尉不入；四曰监察御史殿中不入；五曰拾遗补阙不入；六曰员外郎郎中不入（阙）；言此八者尤为俊捷，直登宰相，不要历余官